



闽南老物件

康志远



有人说,老物件终将被新事物取代,淘汰是必然,没什么好怀念的。也有人说,老物件会永远在记忆深处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其实,对于怀旧而感性的人来说,老物件不仅代表着某一个时期的生产力,更承载着一段鲜活的记忆。

每当我回老家的时候,总要去老屋一趟,那是儿时我和父母共同生活过的地方,里面摆放着许多老物件。吊篮、竹椅、眠床、木杆秤……每一个老物件,都自带闽南人家生活的烟火气。

当我的手轻轻拂过这些老物件时,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昨日。爷爷家的天花板上总有一个红色的吊篮,里面放着海鲜或是上顿没吃完的饭菜。在没有冰箱的年代,这么做是为了提防农村的老鼠、野猫爬上桌偷吃。那时的野猫非常多,尤其是刚下崽的母猫饥肠辘辘,就会不顾一切地溜进屋里,跟大人打“游击战”,防不胜防。

当然,老屋的篮子确实拦住了老鼠、野猫,却拦不住爱吃的我们。记得有一年,爷爷家的吊篮里破天荒有一包鱿鱼干,这可比小卖铺卖两角一根的菠萝冰棒好吃多了。于是我和姐姐搬着凳子今天吃一点,明天吃一点,很快就偷吃完了,这就是所谓的“日防夜防,家贼难防”。大人对此倒没说什么,最多骂骂家里的“馋猫”“内鬼”,好像东西就应该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吃。据说,吊篮也是早期闽南媳妇陪嫁的一个物件,实用性很强,是寻常闽南人家的生活必备物品。

闽南的竹椅也是典型的老物件,坐上去的一瞬间,椅子会发出“咿咿呀呀”的声音。夏天的晚上,一家人坐在竹椅上,聚

精会神地看着电视里放着的《意难忘》《青龙好汉》《神机妙算刘伯温》等电视剧,椅背贴着皮肤冰冰凉凉,晚风也带着凉意,一晚上就在虫鸣声中、电视声中悄悄过去了。

说实话,竹编的椅子虽然比不上如今的椅子款式多样、做工精致,还带着几分竹子原生的粗糙,但它结实耐用。时至今日,我还没看到家里的竹椅坏过。反而在岁月的打磨下,它愈发“沉稳”。记得儿时,有一回,我在父亲坐过的竹椅底下捡到五角钱。于是,我天天蹲在父亲坐过的竹椅边,等等啊,却再也没有捡到钱,热情慢慢消散。直到后来上小学,学了课文《守株待兔》,才发现那时的自己竟那么天真!

眠床也是老物件里的代表,那是一张老式雕花刻马的方木床,是父母结婚时,老木匠一锤一凿打出来的。床身两侧有许多镂空的浮雕,床顶上面还插着许多假花,能工巧匠仅凭榫卯技术,不用一颗螺丝钉,就能严丝合缝地拼接成整件家具,厚重而不失美感,儿时的我睡在里面就像在宫殿一样。

老物件的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,才会让我们如此怀念?我听到过最好的解释是:老物件就像一个陪伴我们多年的老伙计,忠实可靠,它替我们留住了童年最难忘的时光。

花有重开日,人无再少年。人生就像一辆疾驰的公交车,中途有人上车,有人下车,这是常态,而唯有这些经过岁月沉淀的老物件,始终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,等着我们去怀念它们。只要我们静下心来,就会发现:每一个闽南老物件都有一段温馨的回忆和说不完的故事。



伯父

邱宗佳

伯父的性格与别的汉子有些不同,有时候显得特别开朗。比如当初的钱难挣,山里的许多汉子有了钱,往往里三层外三层地用毛巾或布料包起来,秘密放在屋里的某一个角落。他们不敢把钱存到银行里,担心那钱存进去取不回来。

伯父就不一样了,有了钱就存到农村信用社里。伯父说,存进银行的钱绝对安全,还有利息,何乐而不为呢。汉子们问伯父:“镇上有几家银行,存哪一家好呢?”伯父说:“咱们是农民,当然是存农村信用社喽。”在伯父的带领下,山里的汉子们都把钱存入了农村信用社。

庄稼汉子多半望子成龙,对子女上学这件事上一向很重视,伯父却说:“你们要念书咱不反对,没有学费宰了猪卖了鸡也给念。你们要是觉得念书没趣了,咱也不强迫。”他的大儿子情愿种田,早就辍学了。伯父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也罢,吃不了软的吃硬的,反正身子骨比咱还粗哩,还怕没饭吃不成。”

若干年后,他的女儿考上了大学,但伯父没有宰猪宰羊,而是到农村信用社取了款,轻轻松松就交了学费。伯父还为女儿做了一张“龙卡”,说是没钱花就自己去取,不能在外头让人瞧着山娃子寒酸。

伯父过了花甲之年,子孙满堂,早该享受清福,可他却说:“咱身子骨还硬朗,闲着头就晕,不如寻点活儿干!”于是伯父又种了几亩烟叶,到了收获季节,又是采撷,又是熬夜烤烟,终于累倒了,家人要到农村信用社取款请大夫,伯父死活不肯。

伯父说:“只要不是病到死的份上,花那钱干啥?果真寿终正寝了,大夫又有啥法子。”可这回病得挺重,已两三天吃不下饭,子女们急了,便把他拉到卫生院。

大夫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,彬彬有礼,为伯父检查完后说:“大爷,您有心脏病,得休息,不能干活了。”

伯父听了,大声说:“啥心脏病不心脏病,钢铁做的机器转了六七十年也要坏的,人老了哪有不出毛病的道理。”听了伯父的话,年轻的大夫哭笑不得,不过这回伯父倒破例吃了几包药片,没几天病就好了,可伯父依旧没有休息,总是忙着干活,饭量也不减当初。年终伯父将种烟得来的8000多块钱,在农村信用社作了定期存款。

岁月不饶人,伯父终于到了古稀之年,他为能活到这般岁数而自豪,不过他知道这辈子已来日无多。

伯父想到了后事,按照乡俗,办丧事得请道士热闹一番,而且要晚辈和亲戚朋友披麻戴孝、烧纸钱、办丧宴,这一切得花去一大笔钱。伯父先是取款买了两匹白布交给儿媳,将来做孝服用,说是不用多久白布肯定也涨价。然后伯父把多年积攒的钱,继续存在农村信用社里。

翌年秋天,伯父因心力衰竭不愈去世。临终前几日,伯父极想念远在天津的女儿。当初还没有手机,只能到镇上的邮电所打长途电话。女儿因公务缠身,延缓了两天成行,回到家已经入殓,终不能再见伯父一面。

晚辈们遵照伯父的遗嘱,用伯父的存款办了丧事之后,每个子女居然还分得余款513元。当初的500多元已是一笔大数目,女儿提议:“咱们以大哥的名义,把这笔款重新存进农村信用社,父亲在天之灵,一定会很高兴。”

最后,女儿用自己的钱,分给兄弟姐妹们每人200元,而她只带走了一顶儿时伯父给他买的小花帽和一把家乡的黑砂土。



一帧旧影藏岁月 一城烟火忆初心

——品读《时光的渡口》

陈和深

城市向前奔走,熟悉的老景致渐渐淡出视野。由南安市档案馆、南安市作家协会联合编纂,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文集《时光的渡口》,以老照片为载体,以本土文字为依托,梳理城市变迁脉络,留存乡土温度,为南安存下了一份真实鲜活的时代档案。

全图文相映,文风朴实克制。没有刻意渲染,也不堆砌辞藻,只忠实记录城市发展轨迹,细心收拾市井烟火温情,翻页之间,便能触摸到南安岁月的质感。

南安自古文脉厚重,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,也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故里。九日山祈风石刻刻着千年海丝商贸盛景,安平五里桥见证古城世代更迭,代代传承的成功精神,浸润着这片土地的风骨。从古港扬帆的商船,到勤恳劳作的先民,南安人开拓进取、踏实坚韧的底色,在岁月里一脉相承。书中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,把远去的历史场景拉回眼前,让尘封的乡土往事重新清晰。

《时光的渡口》最动人之处,在于叙事视角立体真实,既有城市发展的宏大记录,也有寻常百姓的生活细节。全书以广角镜头梳理城市发展脉络,记录重大建设成果、关键发展节点与城市标志性画面,完整呈现南安从滨海古邑成长为现代化工贸强市的全过程。一路走来的变革与突破,尽显南安人敢闯敢拼、务实肯干的城市品格,每一张纪实影像,都是时代进步最真切的注脚。

而那些聚焦民生日常的细镜头,更易唤起读者共鸣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家庭留影,喧闹的街头市集,乡间奔跑的孩童,朴素的生活场景定格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。从衣着朴素到时尚多元,从单车代步到路网畅通,从书信往来到智能互联,生活方式的点滴变迁,折射着时代的飞速向前。岁月流转,生活向好,但南安人眷恋故土、淳朴勤勉的本色始终未改。



香格里拉行

洪加勇

烟花三月下滇州,云影山光入眼眸。当飞机到达云南时,机翼下的七彩云南,山峦如黛、江河如练。这片被上苍眷顾的土地,藏着雪山的圣洁、古城的温婉、梵刹的庄严,更藏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烟火人间。

下了飞机,直奔香格里拉,慕寻那圣洁雪山下的灵魂栖息地。当汽车翻过白马雪山,越过金沙江,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北,海拔不断攀升,窗外的针叶林渐渐被草甸取代,牦牛在山坡上慢悠悠地啃着草,像是散落在绿毯上的黑色珍珠。当纳帕海的水面在阳光下闪着碎金时,独克宗古城的石板路已在脚下延伸。这片被称为“心中日月”的土地,藏着最纯净的天空、最圣洁的雪山,也藏着藏族同胞最虔诚的信仰。

取道松赞林寺,这座被誉为“小布达拉宫”的寺院依山而建,八瓣莲花般的建筑群在阳光下闪着金辉。远处的石卡雪山如银色的屏风,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。这座云南省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,不仅是康区的宗教中心,更藏着一段与红军的深厚渊源。1936年,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经过这里,寺院僧侣为红军筹粮两万多斤,还派出向导引路,那段红色记忆至今仍被传颂。

步入寺院,诵经声从大殿里飘出,身着红袍的僧人在回廊间缓缓走过。扎仓大殿内,108根柱檀支撑起宽敞的空间,墙壁上的壁画色彩鲜艳,描绘着佛教典故与藏族历史。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进来,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,空气中弥漫着酥油与檀香的气息,让人不由得心生敬畏。

沿着台阶往上走,每一扇窗户外都绘着精美的唐卡,每一道门楣都刻着繁复的花纹,连屋檐下的铜铃,都在风里唱着古老的经歌。站在最高处的平台望去,纳帕海的水面如镜,青稞田在山脚下铺展开黄绿相间的色块,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,一幅世外桃源的图景在眼前铺展。

午后的石卡雪山阳光正好,乘坐索道缓缓上升,脚下的草甸从翠绿逐渐变为金黄,再被白雪覆盖。到达山顶观景台,远处的玉龙雪山、梅里雪山等八座神山环绕四周,金沙江在山谷间如丝带般蜿蜒,山脚下的香格里拉坝子,像一块被群山环抱的绿宝石,仿佛触手可及。阳光洒在雪地上,折射出钻石般的光芒,连呼吸都带着清冽的纯净感。

下山时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

影。偶尔能看到小松鼠在树枝间跳跃,岩羊在远处的山坡上张望。路过古金矿遗址时,向导指着那些残存的矿洞告诉我,这里曾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金矿,如今虽已废弃,却依然见证着岁月的流转。

傍晚时分,来到建塘镇的一座藏式木屋,赴一场期待已久的土司宴。木屋的外墙用白色黏土涂得光洁,屋檐下挂着五彩的经幡,推开木门的一瞬间,热烈的歌声与酒香扑面而来。

屋子中央的火塘里,柴火正“噼啪”作响,映得满屋通红。长条桌上摆满了铜碗铜壶,酥油茶的香气,牦牛肉的鲜香与青稞酒的醇厚交织在一起,勾得人食欲大开。身着盛装的藏族姑娘捧着青稞酒,唱着祝酒歌款款走来,银饰随着舞步叮当作响。青稞酒入口清冽,后劲却十足,几碗下肚,脸上便泛起了高原红。

最热闹的是“爬窗”环节,当主家唱起古老的歌谣,几个小伙子突然踩着木梯,从窗口翻进屋里,惹得众人哄堂大笑。藏族向导告诉我,这是当地的传统习俗,过去土司家宴时,年轻小伙子会通过爬窗的方式展示勇敢,赢得姑娘的芳心。如今这习俗演变成了宴会上的欢乐节目,小伙子们滑稽的动作,姑娘们羞涩的笑容,让整个木屋充满了烟火气。

晚宴的高潮是锅庄舞,火塘边,藏族同胞拉起我们的手,围成一个大大的圈。歌声起,舞步动,粗犷的男声与清亮的女声交织,脚下的木板随着舞步发出“咚咚”的声响。当笨拙地跟着他们的节奏,踩错了步子就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。火光映着一张张淳朴的笑脸,酒意与暖意顺着血液流遍全身,那一刻,城市里的疲惫与喧嚣被彻底抛在脑后,只剩下纯粹的快乐与温暖。

夜色渐深,宴罢出门,抬头便是漫天繁星。银河如一条银色的哈达横跨天际,星星近得仿佛伸手就能摘下。远处的石卡雪山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,与木屋的灯火遥遥相望。风里传来隐约的牧歌,混着青稞酒的香气,让我不禁想起那句古诗: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

那一刻,我明白了,香格里拉的美,不仅在于它的自然风光,更在于这里的人们,他们用最淳朴的方式,守护着这片人间净土。而我们这些过客,不过是在天地间短暂停留,拾取一瓣花香,一缕梵音,然后带着满心的欢喜,继续前行。



粥温着,字写着

苏太阳

入夏的风带股栀子味,甜丝丝的,说不上浓,就是走哪儿都跟着。我每天下班拐进老巷,先闻到的其实还不是栀子,是米香,温温糯糯的,从巷口那棵大榕树底下飘过来,比栀子还勾人。

那米香的源头,正是巷口榕树下陈姨的粥摊。她退休前在中学教语文,按说这个年纪,应该在家带带孙子、养养花、跳跳广场舞,可她偏不。她非要支起个小摊熬粥,不收钱,旁边搁着纸笔和老花镜,谁要写个什么、算个什么,她就帮一把。

粥摊的主角是那个不锈钢粥桶,整天冒着白汽。绿豆粥凉丝丝的,南瓜粥甜得刚好,谁路过都能盛一碗,陈姨从来不多问,只在你递回空碗的时候笑一下:“够不够?再添点?”

就像昨天那个快递小哥,蹲在摊边拿张皱巴巴的单子翻来覆去看,眉毛拧成个疙瘩。单子大概是被水泡过,地址那一片糊得看不清。陈姨本来在擦桌子,瞥了一眼就放下抹布,从兜里摸出老花镜戴上,弯着腰凑过去:“来,我看看。”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,实在看不清的就问小哥,问清楚了再一笔一画地誊到一张干净的纸条上。末了,她从桶里舀出一碗冰粥递过去:“跑了一下午了,先解解暑。地址我写大点,你看着省事。”

类似的故事常有,上礼拜就有个打工的小伙子在摊前站了好一会儿,踌躇着想给家里写封信,

怕自己写不明白。陈姨拉他坐下,听他东一句西一句地说——工地伙食不差,工资全寄回去了,学校快封顶了,等过年给闺女买新衣服带回去。陈姨听着,慢慢写,末了给他添了句“我在这边一切都好,勿念”。递信的时候又端了碗粥:“家里人看见字就放心了。粥还烫,喝了暖暖。”

我下班也爱去她摊边坐坐,听着这些故事,碗捧在手里的那点温温慢慢漫过来,说不上多烫,就是舒服。陈姨有回念叨,说以前站讲台上,老想着教孩子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老了倒觉得,真东西都在日子里头。帮阿婆念念儿女的信,教小孩做做题,替看病的老人填张单子——这些事跟熬粥一样,急不来,火大了不行,得慢慢熬才入味。

傍晚的风掀着榕树叶时,光斑落在陈姨花白的头发上。她正帮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写“六一”演讲稿,小姑娘举着刚摘的栀子花递过去,花瓣上还挂着水珠。粥桶的白气悠悠地飘,混着花香在巷子里散开。我那碗粥还有余温,坐在那儿什么也不想,就觉得挺好。

这些寻常的画面让我懂得,让人心里踏实的东西,哪有什么惊天动地的。一碗路边不要钱的粥,一个愿意帮你写几个字的陌生人,有人把一辈子的耐心揉碎了,撒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里。你走在巷子里,风吹着,手里烫着,就知道这地方没白来。

